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吹满风的山谷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吹满风的山谷

衣向东

吹满风的山谷

衣向东*

1

大西北的风总是这样粗粗拉拉的，没有一点儿温柔，尤其是三月的风，野里吧唧。我不知道大西北的人是怎么一年又一年在这种鬼风里生活过来的。自然，我是南方人，从江苏常州入伍的。南方的风是什么样子，你们看看我的脸就知道了，被柔和的风抚摸得白嫩的脸就是个活广告。其实南方不只是风比大西北乖巧而细软，别的也自有优势。南方的山眉清目秀，植被浓郁苍翠，大西北的山却袒胸露背，或灰暗或紫红。南方的河水丁东清丽，温文尔雅，细语缠绵，大西北的河水却总那么放荡不羁，激流澎湃。

* 衣向东 1964 年生，1982 年入伍，1991 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，有小说集《我是一个兵》、《老营盘》出版。本刊曾选其小说《一尊塑像》、《老营盘》等作品。现在武警总队工作。

但是，我在大西北结束了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后，这张南方脸就没了模样，怎么看都像马路边蹲着的大西北男人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骂野蛮的风真他妈不讲道理。没想到骂完了，却又被分配到人称野风谷的深山军用物资库一号执勤点。虽然我没去过野风谷，但是在新兵连几次听班长讲那里的故事，讲得我们几个新兵私下里开玩笑的时候都说：“你不老实，把你发配野风谷。”

我当然没想到自己被分到野风谷，我觉得在新兵连的时候和班长排长的关系还不错。班长抽了我一条烟，排长拿走了我一个喝水杯，他们平时对我都挺和蔼的。但是据说正是班长排长向中队推荐我去野风谷的，说我能吃苦能耐得住寂寞，不知是培养我还是整治我。报到那天下午，执勤点的点长陈玉忠下山接我，一个长没长相站没站相的小个子。中队派出惟一的毛驴车送我，并顺便拉去了一桶水。毛驴车是专供给每个执勤点送水的，别的事情一般不允许劳驾毛驴。

毛驴车载着我们从半山腰上的小路走，风就在山顶上盘旋，鬼哭狼嚎的。而且越往山的高处走，风声越紧，黄黄的尘土一拨又一拨地在我面前飞扬，而且没有任何章法，一会儿横着走，一会儿竖着走，怎么侧转身子都躲不开它的蹂躏，好像这世界都是它家的。

赶车的兵是去年入伍的，在我面前算是老兵了，他很想表现出个老兵的样子给我看，就抡着树条抽打毛驴，嘴里还骂：“驴东西，不打你就偷懒，想跟我耍心眼，你还嫩了点儿。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倒不是因为赶车的兵说了些指东道西的话，我是可怜毛驴因为我一个新兵的缘故，莫名其妙地挨了

抽打。

毛驴弓背沉重地走，车上的大水桶发出咣当咣当的水声。我瞟了瞟远处层层叠叠的群山，又看看眼皮底下拿出吃奶架势的毛驴，问点长：“班长，快到了吧？”

点长没有看我，目光仍在山与山之间腾挪，说：“还远呢。以后不要叫我班长，我不是班长是点长，一点点的点，三个人的执勤点，用个班长太浪费。”

点长说话的时候，伸出小拇指指甲比画着，掐出了小拇指指甲的二分之一形容自己。

我又看了一眼毛驴，就跳下车，说：“我走一会儿，腿坐麻木了。”

毛驴车的速度立即快了，我的步子跟得很匆忙，肥大的军裤兜满了风，鼓胀着。山路弯曲，毛驴车的干轴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，在一道又一道山弯上缭绕。

山谷尽头，出现了三间破败的平房，平房的对面，石头砌成的哨楼像个煤气罐粗矮地厝在山腰上。哨楼的背后，一条窄窄的小路，像一条细细的小溪从山的这边挂到山的那边。哨楼前，一个哨兵持步枪站立，毛驴车还没有走近时，哨兵就举手敬礼。

点长陈玉忠对我说：“那就是第二年的老同志普顺林，他给你敬礼了。”

我慌忙向老兵举手还礼，样子很笨拙。这时候，突然的狗叫把我吓了一跳，举起的手哆嗦着落下，视线从哨楼一下子就切换到狗叫的地方。我看到一条黄狗昂首在平房前，居高临下地虎视着我，凶叫。点长呵斥一声，说阿黄别叫，黄

狗哼唧两声摇摇尾巴追过来。

毛驴车停在了平房前的平地上，平地不大，还搁不下胖人的半拉子屁股，却是山谷惟一平展的地方。我刚站定准备从车上搬下自己的行李，黄狗已经追到我的脚下，很耐心地嗅着我的脚，然后是腿，再之后是臀部。黄狗嗅到我的臀部时，两只前蹄就跷起来，却没有搭在我身上，而是呈站立姿势，看样子还要顺着我的脊梁向头部搜索。我吓得身子僵硬着，不敢有一丝的动弹。等到黄狗检查完我的臀部，我才怯怯地说：“点长，狗、狗。”

点长的做法真让我失望，他温和地看着黄狗笑了笑，说阿黄没见过几个新人，见了你高兴呢，瞧这个亲热劲。点长没有责备阿黄，好像有意给它个机会，让它从我身上高兴一会儿。于是阿黄依旧亲热着，我就又叫：“点长……”

点长才拉了拉脸，说：“行了阿黄，一边稍息去。”

这个畜牲，好像真的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见了生人还脸红似的，一缩脖子，不好意思地走到旁边蹲下。点长从车上拿下一捆青菜和一块猪肉，赶车的兵已经把一根皮管接到水桶上，朝水窖里抽水。水窖的样子像水井，窖内用水泥抹成个圆形，葫芦状，窖口盖着一块铁皮。我趴在窖口，屁股朝天一撅再撅，把整个头伸进窖内，终于看明白了，问点长：“这水是喝的？”

点长说：“洗脸洗衣服做饭，都用。”

“几天送一次水？”

“半个月。”

“这能吃，还不臭了？”

“有一点，吃习惯了。”

我立即感到嘴里有酸臭的味道，像过了期的啤酒，张了张嘴没说出话，呆愣着目送毛驴车返回下山的小路，在昏黄的风中颠簸着消失了。山谷一下子坠入寂静，四周只听到风的声音，风把我们包裹起来，与外界隔绝。

这时候，点长拎起我的背包准备进屋，我忙问厕所在哪里。离开中队部的时候，我听说野风谷的水奇缺，就多喝了两大杯水，这时候觉得沉甸甸地往下坠，急需疏导掉。点长微笑着，说除了屋前的院子，整个山谷都是。面对着这么开放的厕所，我竟不知在哪儿小解合适了，瞅瞅对面的山根，什么地方都在站哨的老兵普顺林的监视范围内，于是就拐了个弯，朝平房后跑去。点长在我背后喊：“别跑远，当心让狼叼了你去。”

我闪到平房后面，回头看不到山坡上站哨的老兵了，就哆哆嗦嗦对准一蓬灰绿的草划出亮亮的抛物线。山上的草稀稀拉拉，像皮肤病患者，绿一块裸一块的，而且面黄肌瘦。我的目光正满山遍野地游荡，有一阵强劲的风迎面吹来，把我划出的亮亮的抛物线吹得七零八落，飘洒到我的裤子和鞋上，我不由得哎哟哟地叫了两声，山谷立即有“哎哟哟”的声音回响。我愣了一下，觉得有趣，就又用力咳嗽两声，山谷便也学着我的样子咳嗽着，声音由近而远，一浪一浪地波去。

我忍不住咯咯地笑了。

2

一号执勤点只有我们三个兵，像三颗钉子一样楔在山谷尽头通往山外的入口处。我们看守的山谷下，沉睡着一个接一个的山洞，过去储存着 TNT 炸药，后来都运走了。有关单位曾想把闲置的军用物资库租赁给老百姓储存粮食，但离库区最近的村庄也有二十多里路，老百姓嫌太远，说白给都不用，物资库就一直闲置下来。我听了点长陈玉忠给我介绍哨所周围的这些情况后，就一撇嘴，说：“啥也没有，还看守什么？”我们南方的兵就是这个样子，说话满不在乎的，而且总是显得很聪明，喜欢问几个为什么，在部队不如北方兵的名声好。部队的干部都喜欢带北方兵，说北方兵不说不讲，老实肯干。我不是替南方的兵打抱不平，其实我们不是说说讲讲的，是喜欢动脑子。

点长一脸的不高兴，说你这个新兵，毛病，上级让我们看守就一定有看守的道理，这些物资库还没有废弃，说不定哪一天打起仗来又派上了用场，你敢说战争永远停止了？点长的目光直截了当地盯在我脸上，滚烫滚烫的。我不习惯别人有意识地看我，我像被灼伤了般摇头，表示赞成点长的观点，点长才收回目光，继续介绍哨所周围的情况。点长说在一号执勤点附近的山群里，还有五个执勤点，都是我们排的，排长住在三号。点长说你看见了吧？就那座最高的山峰下面。我的目光顺着点长的指尖尖投向远处，在那座雾气朦胧的山峰上逗留了很久。

这是我刚到哨所的第一天，点长带领我在屋前屋后简单地转了转，告诉我宿舍左边的一间屋子是仓库，右边的一间是厨房，之后点长就去换岗了。由于点长下山接我，老兵普顺林已经在哨上站了四个多小时了。点长对我说：“按说你到执勤点，我们应该给你举行个欢迎仪式，但我们的人太少，就免了。”

点长扎着武装带，在屋子前的平地上整理了服装，然后给自己下达了上哨的口令：“向后转，齐步——走！”

我被点长认真的样子弄蒙了，你说在这深山谷里，还这么正规干什么？我惊讶地看着他朝哨楼走去，他爬山的时候仍保持着齐步的要领，腰直挺挺的，结果脚下一滑，差点儿跪倒。我禁不住咧嘴笑。点长走到老兵普顺林面前站定，庄严地敬礼，老兵还礼后，用洪亮的声音说：“一号执勤点勤务正常，哨兵普顺林。”我的目光像舞台追光一样追随着点长和老兵的一举一动，端枪，交接，敬礼，不知不觉中，我的身子也站得笔直了。

老兵走下哨位时，点长说：“晚饭，加个菜。”

老兵没有回头，齐步走下山。说是齐步，其实只是拉出个齐步的架势，两只胳膊用力甩着，而下面的两条腿却在一弯一曲地走路。我开始觉得他们是故意走给我看的，其实不是，后来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走的，时间久了，我就觉得挺正常的。

老兵走到我眼前时，我急忙挺了挺身子，说道：“老同志好——”

“新同志好。”

“老同志辛苦了！”

老兵突然笑了，拉长声音说：“为人民服务——”

我垂了头，有点儿不好意思了。老兵把紧绷绷的身体松弛下来，说：“走，帮我做饭。”

太阳开始朝西边的山顶着落，老兵的身子走在圆圆的太阳里，显得很高大。一阵又一阵的风吹来，却吹不走洒在老兵身上的阳光，只掀起了老兵的衣襟，一甩一甩的，使太阳和老兵所构成的画面富有动感。我紧跟在老兵身后走，用力甩着胳膊，走得很踏实，走出了几分幸福感。

我们走进厨房，老兵拎起铁条捅了捅火炉子，添加了煤块，炉子里的火苗就蹿出来。我说，怎么现在还生炉子？老兵说火炉是两用的，夏天做饭，冬天还可以拎到宿舍取暖。

老兵开始收拾一堆菜，问我：“你叫什么？哪儿的？”

老兵和新兵聊天，首先聊的大都是这个话题。我说叫蔡强，江苏常州的，江苏？江苏人爱吃大米，你不会蒸馒头吧？我连忙摇头，说不会，也不会蒸别的，在家没有做过饭。老兵说谁在家里做过？我也没有，但是执勤点就我们三个人，一个人站哨，一个人训练，另一个就要做饭，我们早晚两顿吃馒头，中午吃米饭。我最害怕他们把做饭的任务交给我自己，就说我吃什么都行，就是不会做。

老兵说：“去，端半脸盆土来。”

“干什么用？”

“毛病，”老兵瞥了我一眼，说话的口气和点长一样，当然比点长好看多了，说话总是笑眯眯的，让人看了很亲切。他虽然样子生了气，但是嘴角仍挂着笑意，说，“你毛病。”

我急忙去端，把半脸盆土递给老兵。老兵不接，说“加水搅和，跟我学揉面”，见我傻愣着没动，老兵就又说：“我刚来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练的。”

我就学着老兵的样子做，说实话，我在家里真的没有做过饭。老兵加两勺水，我加两勺，老兵揉面，我揉土，很卖力。老兵把揉好的面拍得乒乓响，我也急忙拍土，但是泥土没有面那么柔韧，溅了我一脸泥水。老兵嘿嘿笑，我也笑。

老兵在案板上切菜，丢给我一块肉，说：“切成细条。”

我拎起肉嗅嗅，问什么肉，老兵说猪肉。猪肉？我闻着像猪肉，于是就把肉扔回案板上，说你切肉我切菜。老兵说你毛病，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让你切肉你就切肉。

“我是回族。”

老兵“哎呀”一声跳起来，说天哪，又来了个少数民族。老兵是云南哈尼族的，点长是贵州彝族的。老兵说：“咱们一号执勤点应该叫民族哨呀，来来来，你切菜，我切、切、切这个东西。”

夜幕笼罩了山谷的时候，我们一号执勤点宿舍的灯忽悠一亮，给黑暗的山谷画龙点睛了。宿舍内的灯光下，我们三个兵坐在马扎上，我和老兵并排而坐，点长坐我们对面。点长说话时先“吭哧”了两声作为前奏曲，样子像鼻子堵塞不畅通，然后才说：“今晚开个点务会，算是欢迎蔡强同志……”

我猛地站起来。在新兵连开班务会的时候，班长点到谁的名字，谁就要站起来，点谁的名字，就是表扬谁，因为班长批评谁的时候，一般地不直接指名道姓，只说“个别同志

要注意了”，弄得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直敲小鼓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“个别同志”，所以我们都希望班长能直接点到自己的名字。如果你在新兵连待过，相信你也一定有这种感觉。我最多的被点到了十二次。

点长见我猛地站起来，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坐下吧。蔡强同志来到……”

我又猛地站起来。

点长说：“坐下吧，以后点到你的名字不用站起来了。蔡强同志来到一号执勤点，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员，对他的到来，我们表示热烈欢迎。”

点长和老兵鼓掌，我独自坐着感到无所适从，于是也跟着鼓掌。点长和老兵停止鼓掌时，我仍把巴掌拍得呱唧响。点长瞅我一眼，瞅得我很尴尬，忙讪讪地收回了巴掌。

点长继续说：“我们三个人来自三个民族，大家要相互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，团结一致，坚守好一号哨所。”

点长的话音刚落，门吱呀开了，吓得我打了个哆嗦。不是我胆子小，其实如果换了别人，也一定会打个哆嗦，这深山野谷的，关好的门突然被推开，你不紧张才怪呢。我下意识地谁呀，扭头看去，见黄狗挤进门缝，和点长并排蹲着，审视老兵和我，看这畜牲那气势怎么也是个副点长的水平。我正大惊小怪的时候，发现点长和老兵一动没动，自己却显得冒冒失失的，就立即红了脸，忙坐稳当，等待点长继续讲话。

点长说：“我的话说完了，普顺林同志有没有补充？”

老兵咽口唾沫，说：“我补充一点，咱们一号执勤点就像一个家庭，三个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，我女朋友

的来信，你们可以随便看。”说到这里，老兵看了点长一眼，使点长显得很不自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普顺林自来到一号执勤点后，就没有看过点长陈玉忠的一封家信，陈玉忠看别人的家信很积极，自己的家信却都藏起来，为此已经复员了的老点长都对陈玉忠很不满。老兵继续说：“既然是一个家庭，就有父亲、母亲和儿子组成，已经复员了的点长过去充当父亲的角色，我去年本来应该充当儿子，老同志陈玉忠却硬要我充当母亲，现在蔡强同志成为我们家庭中的新成员，我的意见，升为点长的陈玉忠老同志应该顶替老点长的位置。”

我很惊讶地看了看老兵，以为老兵正在开玩笑，但是老兵的表情却很认真，我就又去看点长的脸色，发现点长也那么正经，并且谦虚地说：“不，我还当儿子。”

老兵说：“你都当两年儿子了，虽然这只是充当角色，可也要有个顺序。”

这个时候我应该站起来表态了，我很有风格地说：“点长，我当儿子。”

老兵说这就对了，要不就乱了套。老兵似乎安慰我，说其实没有什么，平时我们不用这个称呼，只是在过节或是谁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们为了弄出个家庭氛围，才用一次。

但是，点长还是坚持让我当父亲，说自己喜欢当儿子，当儿子有人疼爱。当时我心里很激动，觉得点长就是风格高，什么事情都甘愿吃亏，当了两年儿子了还争着当。即使是假设吧，你愿意总是当儿子吗？于是，我红着脸说我是新兵，最适合当儿子。

其实，我当时并不了解点长的心情，老兵也不了解。直

到点长要复员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了他家庭的特殊情况。一旦你了解了他的家庭，就相信他的话是真的，他真心渴望当儿子，希望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里。点长当兵的那年，闹了几年离婚的父母终于分手了，父母把有限的家当很容易地一分为二，但是却不能把点长分成两半。父亲离婚的目的就是要跟另一个女人结婚，所以坚决不要儿子。母亲说离婚后，自己的生活还没有保障，带着儿子怎么过？父母推来推去谁都不想要点长，最后是法院把点长判给了父亲，所以父亲怎么看点长都觉得不顺眼。点长就是为了逃离父亲的目光，才虚报一岁当了兵。当兵的第二年，父母都组成了各自的家庭，很少问及点长的事。后来，父亲给他来过一封信，总共五十八个字，说点长又改归母亲了。但是不管归谁，在点长的心里，自己已经没有家了，如果说有，部队就是他的家，一号执勤点就是他的家。点长平时和执勤点的兵们什么都聊，就是不提自己的家庭，有兵问他，他三言两语搪塞过去。别的兵谈论自己的父母和女朋友的时候，他坐在一边静静地听，别的兵有家信来，他总想看一看，却把自己很少的几封家信藏起来，兵们自然对他不满。这些情况是我和老兵偷看了点长的家信后，点长才给我们讲的。点长讲完了这些后，就永远地离开了野风谷，离开了他心中温暖的“家”。

后来，老兵普顺林懊悔地说：“已经复员了的老点长临走的时候告诉我，说陈玉忠这个兵，太深沉。深沉什么意思？我琢磨了半天没咂出味道来，猜想肯定不是什么好意思，因此对点长还多了几分戒备心。”

大概当时点长一再坚持要充当儿子的时候，老兵又想起

“深沉”两个字，虽然弄不明白点长的意图，但是坚决反对点长继续当儿子。点长没有办法，忽然想起自己正主持召开点务会，于是用拍板的口气说，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，点务会结束。我不再争辩了，本来我就不喜欢当儿子，当父亲就当父亲。我谦虚地说自己当不好，请点长和老同志多指点。普顺林从马扎上站起来，瞪我一眼，说你真要当？好，我就给你当老婆，看你怎么当父亲。我被老兵激起了一些火气，嘴里就咕噜着说：“反正不是真的，小孩子过家家闹着玩的事，又不是没当过。”

3

我到一号哨所的第二天就开始上哨、训练、做饭，之后的日子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起伏变化，因此我对自己到哨所后度过的第二天记忆最深，感觉后来的许多日子只不过是对这一天的修修补补。那天早晨，点长起床后就上哨去了，老兵在厨房做饭。我搞完了室内室外的卫生，端了脸盆在院子里洗脸，正刷着牙，黄狗从窝里出来，懒洋洋地伸个腰，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走到我面前，伸了嘴理直气壮地去脸盆喝水，等到我反应过来已经晚了。我气得“哎呀呀”叫一声，把脸盆里的水泼到院子里，刚要再去水窖取水，发现老兵站在了我眼前，不冷不热地笑，我一时没有弄明白老兵笑的内容，也只好赔老兵笑。

“哟嗬，就这么泼掉了？”

我茫然地眨眨眼。

“看到我的洗脸水倒哪里了？”

我的目光瞅着院子里惟一的一棵树，说是树，其实是灌木型的一株榆树，蓬松地生长着，虽然看上去像刚从被窝里钻出来的女人的头发，乱蓬蓬的，但是在这干旱的山谷里，竟成了香饽饽，我们有一滴干净的剩水都不浪费，要小心地滴在它的根部。现在，老兵浇在它根部的洗脸水已经渗下，泥土湿润着。老兵的目光落在湿润的泥土上，开始教训我，说洗脸不能用肥皂你懂吗？洗脸水可以浇树可以洗菜可以……你懂吗？我慌忙点头，说原来不懂，老同志一教育，我就懂了。老兵见我又点头又弯腰，就满足地走开。瞅着老兵的背影，我忽然觉得老兵是早就料到我要把洗脸水浪费掉，似乎在厨房窥视我很久了。

吃过早饭，老兵上哨，点长带领我训练正步走，走的是一步一动。点长下达一个口令，我就动作一下，他发现我踢腿的时候，屁股蛋子左右扭动，他就喊了停的口令。他说你新兵连怎么训练的？扭啥屁股？看我踢，提胯、大腿带动小腿。他做完示范动作，又让我踢，我仍旧扭屁股。我在新兵连踢正步就扭屁股，新训班长都没有给我纠正过来，你点长有这个能耐？点长下达了连续动作的口令，我照样踢，屁股一直扭动到山根下。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点长还不下达停止的口令，我就自动站住，一只腿仍旧举着，表示自己服从命令坚决。站在半山坡哨上的老兵普顺林就咧嘴笑了，远远地说：“点长，你就让他扭，看他能扭出个花花来。”

点长走到我面前，说：“行了，你上午就训练到这里，回去做午饭，不会做就问我。”

点长给自己下达口令，独自训练。我走进宿舍才松了一口气，从门缝看点长，嘻嘻笑，小声说：“傻孩子，真乖，好好练，我给你做饭去。”

去厨房扎了围裙，淘洗完了大米，我端着铝锅跑到点长面前，说点长加这些水行吧？点长说少了。炒芹菜的时候，我又捏着根芹菜小碎步跑到点长面前，问熟不熟。点长含在嘴里咬了咬，说再炒一会儿。但是等到我返回厨房，芹菜已干干地粘在锅上，我急忙加了一勺子水，就看到芹菜在水里漂起来。

虽然米饭和芹菜的水都加多了，点长吃饭的时候却表扬了我，说第一次做饭不简单，多做几次就有经验了。我心里喜滋滋的，匆忙吃完饭，去哨上换岗，并对下哨的老兵说：“你去尝尝我做的饭，点长都说不简单呢。”老兵说是吗？老兵下哨直接进了厨房，一看我蒸的米饭，就咦地叫一声，对正收拾碗的点长说：“这是米饭呀，怎么做成了稀粥？”

点长笑说凑合吃吧，他还是实习生。老兵又看菜，皱着眉头夹了一筷子尝，立即吐掉，端着菜碗走到哨位上，对我说：“你炒的什么菜？比盐水煮芹菜还难吃。”

我立正站着，认真地按照执勤用语回答：“对不起，我正在执勤，不便回答你的问题。”

老兵顺手把菜倒在山坡上，说喂狗都不吃。我已经吃了那菜，难道我不如一条狗？老兵的话真没有水平。但是，我不好直接反驳，就给他诵诗一首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

老兵半天没有憋出一句话，气得扭头就走。

其实，白天我们三个兵轮流忙着，说话的机会并不多，只有到了晚上才能聚在一起，却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。老兵会下几步象棋，但是只有高兴的时候才走车架炮。那天晚上，我本来想和老兵下象棋，动员了老兵半天，老兵才答应星期天再下，说他今晚要看电视。由于周围山峦叠嶂，而且山高风急，电视屏幕一片雪花。我不停地调频道，弄得电视声音尖叫刺耳，老兵也不着急，仍旧很有兴趣地看，仿佛是在完成一种看的任务，至于看到了什么并不重要。点长歪在床上翻弄一本杂志，是我带进哨所的，已经被他翻弄一遍了，连上面刊登的女人治雀斑和隆胸术的广告，都一字不漏地看了。他的目光夹在杂志里对我说：“你甭折腾，接收信号不好，没法看。”老兵忙说：“要看也行，你去屋子顶上扶住电视天线，能清楚一点儿。”

“就一直扶着？”

“对，松了手我就看不清。”

我听明白了，老兵是想让我爬上屋顶调试电视天线。外面的大风呼呼叫着，还不把我吹成腊肉？于是我假装糊涂，说：“这么大的风，我扶着你看？”

“你是父亲，应该干最苦的差事。”

一提父亲的事情，我突然生气了。原来你是因为我当了父亲，想成心整治我呀，又不是我想当父亲，我不当了，还是让点长当吧。老兵听我一说，就让步了，说这样吧，咱俩每人上去十五分钟，我先上。老兵这么一主动，我就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，说我先上。我就上了屋顶，握住天线的木杆。风很大，眼前的山仿佛被风刮得旋转起来。

老兵在屋子里喊：“向右转——再转，好！”

一会儿，电视屏幕又是一片雪花，老兵又喊：“向左转——”

我冻得缩着脖子，说时间到了吧？老兵正看得高兴，说还有两分钟。我估计两分钟早过了，又问。当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广告的时候，老兵才爬上屋顶，说时间到了。我欢天喜地进了屋，对着电视上的广告认真看，并也学着老兵的样子，说向左转一点再转一点儿。正高兴着，电视上一片雪花，我说怎么弄的？后面的话没有说完，发现老兵已经站在身后了。还差四分钟呢，你怎么下来了？老兵说：“不差一分两分的，斤斤计较啥呀。”

然而，当我再次回到屏幕前的时候，发现又是广告，这才惊诧地说：“哎，又是广告？”

点长在一边笑了，我明白了这是老兵的精明，就哼一声，说广告就广告，坐下继续看，依旧吆喝向左向右转。我总不能不看广告让老兵下来吧？再说了，能看看广告也不错，反正看什么都是模糊的。

深山谷里黄豆大的灯光下，围坐着的三个兵虽然弄出了一些动静，但是丝毫没有搅动山谷偌大的一团幽静。时光就这样静静地流逝着。

我在一号哨所待了三天，心里就堵得慌，胸口像塞了一团乱麻。我总想找个人说说话，可是点长没事的时候，常常

静坐着，瞅对面的山峰。最初我以为山峰上有什么名堂，当点长站起来离去的时候，在泥地上留下一个屁股的轮廓，我急忙把自己的屁股放在轮廓里，然后模仿着点长看山峰的姿势，去审视山峰，却啥名堂也没有看出来，于是心里说，你整天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？而老兵闲下来的时候就趴在铺上写信，似乎永远也写不完。好在哨所还有条黄狗，不管它愿不愿意，我就缠住它不放，一会儿骑在它的背上拉出驭马驰骋的态势，一会儿追在它的屁股后面喊叫。黄狗高兴的时候还可以陪我玩耍一阵子，但是懒惰的时候，无论怎么摆弄它就是眯缝着两眼，躺着不动。

好容易熬到星期天，又赶上老兵不上哨，我就铺张开一副笑脸去请求老兵下棋。老兵正在温习女朋友过去的来信，处于一种沉醉状态，就摇头说：“我不会下。”

我死皮赖脸地缠住他不放，说：“我教你。”

“不下”

“就下一盘。”

老兵终于被我磨得心烦，就与我下，只几步就输了。我觉得不过瘾，仍要老兵下，老兵说我下得臭，不下了不下了。我慌忙从棋盘上拿掉一个车和一个马，说：“让你两个子。”

老兵仍摇头。我又拿掉一个炮，又拿掉一个小卒……棋盘上只稀稀拉拉剩下三五个棋子，老兵仍不愿下。我就说：“你不是要看我女朋友的照片吗？陪我下一盘就给你看。”

老兵才来了兴趣，忙说行。但是我让出了许多棋子，已经组织不起有效的进攻，被老兵三下五除二收拾掉了，虽然明知道这不是自己的真实实力，但是毕竟输了，心里觉得很

窝囊，脸色也不怎么明朗。老兵却很开心了，追着要看照片。“说话不算数，就不是男人。”老兵这个人，就喜欢看女孩子的照片，看就看吧，还爱评头论足，所以我不愿把自己女朋友的照片提供给他评论的。我很不情愿地从一本书里取出藏着的女朋友的照片。女朋友和我一样，出生在江苏小桥流水人家，眼睛里就多了几分灵气。老兵把照片捏在手里反复看，嘴里说哎呀新兵蛋子，看不出你还有两下子。我嘴上嘿嘿笑着，眼睛却很紧张地看着老兵的手反复抚弄照片，说：“小心，小心，别折坏了。”

“瞧瞧你这个小气样子，好像世界上就你有个女朋友，你不觉得你女朋友的样子太拘谨了？好像被谁打了一棍子，脑袋快打进肚子里了，缩头缩脑的样子。”

“不是拘谨，你懂什么，她长得古典。”

老兵把自己女朋友的照片拿出来，递给我说：“好，你的古典，我的就是浪漫。”

我们两个人开始吹自己女朋友的优点，吹得昏天黑地难分胜负的时候，我就突然问他：“老同志，点长有女朋友吗？”

老兵从半敞的门缝朝哨位上瞟一眼，半天才摇摇头。老兵说，点长搞得神秘兮兮的，咱们宿舍谁的抽屉锁着？就他锁。我想也是，不就是防我和老兵吗？有什么值得防的。我和老兵的目光一齐纠缠住点长抽屉上的小锁，蓝色的小铁锁在我们的目光里越长越大。

按照部队的条令规定，星期天晚上要点名，所以吃晚饭的时候，点长就提醒我吃过饭不要乱跑，等待点名。我能跑到哪里？还能跑出这个山窝窝？再说了，哨所就三个人，开个

点务会就行了，还点啥名呀，真是脱了裤子放屁，多费一道手续。我心里这样想着，行动却很积极，早早地扎了武装带，站在屋子前等待点长点名。

点长抬眼看了看渐浓的夜色，说差不多了，集合吧，老兵普顺林也就紧挨着我站定。点长平时说话的声音不大，而且是慢吞吞的，恨不得把一句话拖成两句说。但是，他站在我和老兵前面整队的时候，声音却提高了八度，把隐入夜色的山谷喊得更加寂静。整完队，点长挨着老兵站定，一句话不说了。黄狗在我们身前身后转着，不时地嗅我们的脚，而我们三个人一声不吭一点儿不动地站着。我站得莫名其妙，不知道点长让我们傻站着干什么，要点名就点吧，我和老兵都站在他的旁边，有什么好点的，不就是走个形式。

几分钟后，我听到远处的山谷里突然传来模糊的声音：“稍息——立正！现在开始点名。”我打了个机灵，激动地昂起头，朝远处那座最高的山峰眺望。我明白了，这一定是排长的声音，此时的排长就站在山尖尖上，凝视着我们一号执勤点的方向。远处黑黢黢的，没有一点儿灯火，我的头就极力向前探去，希望能看到些什么。点长和老兵都伸着脖子对山谷答“到”，后来我也似乎听到了由远处传来了自己的名字，但是却愣愣地对着山谷发呆，怎么也张不开嘴。

点长气愤地小声说：“点你哩。”

我才结结巴巴地答了声“到”，那声音仿佛不是从自己嘴里发出的。点名完毕，我清醒过来，问点长，排长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老兵抢着回答，说：“能，你以后说话少用点儿力气，别让那边的排长听到了。”

点长和老兵进了屋子，我却在外边站着朝远处张望了很久。从此以后，每个星期天晚上的点名，就成为我的一种期待，我期待着一个没有见过的人的声音从远处传来。我甚至想看看排长长的什么样子，听听排长的真实声音……总之，我非常渴望能与排长对话。终于有一天晚上，当排长点到我的名字时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强烈欲望，竟对山谷喊道：“排长——我是蔡强——”

当时，点长和老兵都傻了眼，呆呆地看着我说不出一句话。点名后的点务会上，点长和老兵把我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地批评，折腾了两个小时，最后我在会上做了检查，表示今后再不发生类似的问题，点长和老兵才长叹一声，似乎把胸口憋着的闷气算是顺出去了。事实上，就在我受到批评的两天后的上午，排长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，翻过了五座山峰，来到了一号执勤点查勤，并与我们共进了午餐。排长到哨所的具体过程就不必说了，谁都能想象出我们三个兵那种兴奋的样子，就连一向走路沉稳的点长，都由于过度兴奋，脚下一滑摔了一跤。应该说这样的日子在哨所并不多见。只是，后来星期天排长点名的时候，我却不像过去那么激动了，并且失去了过去那种等待星期天晚点名的心情，那是一种激动而幸福的等待呀！于是，我的生活就又平淡了许多。

有一天，我突然生气地对老兵说：“排长来查勤干什么？”

当然，老兵听不懂我的话，也不可能理解我的心情，他反问我：“你说干什么？你都不知道，排长为什么来查勤？”

5

我发现太阳从东面的山峰上冒出的时间提前了二十分钟的时候，才觉得天亮得早了。就这么个很平常的发现，让我惊奇了好半天，并琢磨着下哨后如何把这个发现告诉老兵。点长和老兵都不戴手表，太阳骑在东边山头上时，他们就说九点三十分了，哨楼的投影与两腿的投影重合时，他们就说该做午饭了……慢慢地，我也很少看手表了，也学会了从太阳的方位和一明一暗的投影里，看时光的流逝和阴阳的交替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早几分钟上哨或者晚几分钟下哨都无关紧要，时间仿佛一直围绕着山谷旋转，永远流淌不出去，而这么多漫长的时间又并没有多少用途，所以总也挥霍不尽。按说，现在已经到了换岗的时间，点长和老兵还在训练擒敌技术中的“掏裆砍脖”，你掏我一下我掏你一下，交叉操作。我并不想提醒他们，目光很快从他们身上移开，去看周围一成不变的景物。阳光下，山峰上稀疏而灰白的小草仍是两寸多高，并没有见长。由于严重缺水，它们的身躯生长得干瘦而坚硬。风把它们吹得东张西望。那片陡然耸立的岩石仍是一副思想者的姿态，太阳的光线从它头顶上流泻下来，勾勒出它一阴一阳的面孔。从左边看，它是在平静的思索之中，但是换个角度，我的视线从阴影进入画面，它的表情就显得过分忧伤了。

当然，漫过山顶的小草再朝远处看，就是或明朗或灰暗的天空了，除此之外还能看到什么？我收回目光的时候，就自语道：“在这山窝窝里待三年，死人也能憋出屁来。”

我的话刚说完，就看到了山路上出现毛驴车的影子，立即有了不少的精神。我不急于告诉他们，盯住毛驴车不眨眼地看。毛驴车在我的目光里渐长渐大，隐隐约约听到驴蹄“得得”的声音了，我才喊道：“点长，送水车来了。”

点长和老兵停止了“掏裆砍脖”，一齐朝山下张望。老兵看清了毛驴车后，立即跑下山迎接。毛驴车每次送水，都捎来执勤点的报纸、信件和粮油蔬菜。当然，老兵迎接的是封存着他女朋友的甜言蜜语颠簸了几千里的来信。老兵的女朋友和老兵一样爱写信，有时一口气写几封，在信皮外标明序号，让老兵读起来就像读章回小说那么过瘾。

老兵在路上就把女朋友的信拆开，先是粗粗地浏览，目光跳跃在字里行间打捞着实在的内容。老兵看到点长站在路口等待毛驴车走近，老兵就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没有你的，有蔡强的。”

点长虽然知道可能没有自己的信，但是他听了老兵略带讽刺的话后仍有些尴尬，就随手拍拍毛驴的脖子，去向水窖里抽水。

我听到有自己的信，就在哨上着急地问老兵：“我的信，哪儿来的？”

“不是你女朋友，放心站岗吧。”

因为看信心切，我就催老兵换哨，说你看看太阳都移到哪里了，还不换哨？老兵习惯地朝太阳瞟一眼，然后怀揣女朋友的信来换岗，脸上挂着笑咪咪的神色。我忍不住问：“又是你那个娜娜来信了？”

“不该问的别问。”

“又说想你了是吧？”

“不该打听的别打听。”

我和老兵交接完哨，却不肯走开，要看看老兵的那个娜娜在信中说了些什么。老兵说没啥，真的没有说啥。但是我才不信他的话呢，没啥怎么不让看，看一看怕啥？又不是看一眼少一眼，你说点长自私得家信都不让我们看，你不自私你让我看呀，我就不信她能啥都不说，她总要说点儿什么，比如想你、梦到你……老兵经不住我唠叨，就拿出信交给我，说看去看去，不看能憋死你。我立即喜笑颜开地在阳光下看信，那副陶醉的样子让老兵很不舒服，老兵就说：“又不是看自己女朋友的信，带着这么多感情色彩干啥。”我没有理睬他，边看边声情并茂地读道：“每当夜晚，柠檬的月色从窗户透进来，我就思念远方的你，我的心就和你走到了一起。你说你们的军营绿树掩映，四周是高楼大厦和宽阔的马路，我多么想和你一起漫步在其中……”我停止读信，抬头看老兵半天，然后打量四周，苦笑着说：“乖乖，我怎么就看不到绿树，你吹牛也不怕闪断了舌根。”

老兵不屑一顾地瞅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你个新兵，还嫩吧？我如果说这儿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，她还不把我看得没一点儿出息？”

“她几次说要来看你，一来不就露馅了？”

“她只是说说，哪有时间来。”

老兵的对象叫赵娜，在饭店当会计，饭店是赵娜的舅开的，据赵娜给老兵的信中介绍，说生意很火爆。老兵以为赵娜有意识向他吹嘘她舅的能力，有一次他给赵娜写信，就说

自己复员后也开饭店，一定也会挣大钱，没想到却被她来信批评了一通，说他没有大志，然后鼓励他好好当兵，当出点名堂来。老兵捧着赵娜的信，心想在这山窝里能干出个啥名堂？如果当三年兵复了员，她还会不会和自己谈朋友？想到这些，老兵就烦躁，但是兵还要在野风谷当，日子还要这么过，时间久了，老兵就想：“去他的，管他怎么样，先谈着再说，能多谈一天算一天。”

6

别的兵的家信来得多，赶车送水的兵见惯了，并不当回事儿。点长一年没有几封信的，突然有一封，赶车的兵也看着金贵，总是亲自交给点长。这天下午四点多，我站在哨上报告送水车来了的时候，点长正揉馒头准备做晚饭，手上沾着面。点长在厨房听到了我的喊叫却没出来，依旧吭吭哧哧地揉面。老兵照例跑下山去迎接，并且又接到了娜娜的来信，但是他这次没有慌着拆开，而是盯着赶车兵手中的另一封信。老兵说，你给我看看，真是点长的家信？赶车的兵不给，说我骗你干啥，不是你的你看什么。老兵焦急地跟在赶车兵身后走，远远地就喊：“点长——你的信！”

点长愣了愣，并没有立即走出来，因为他对老兵的话并不是完全相信，当赶车的兵走到厨房门口，扬了扬手里的信，点长才慌忙搓了搓手上的面疙瘩，接过信。点长飞快地瞟了眼寄信人的地址，就把信塞到兜里，然后向赶车的兵道谢。老兵一直在一边观察点长的动作和表情，见点长并没有立即看

信，就问：“谁来的？”

“家里，没什么事。”点长平平淡淡地说。

点长感觉到兜里的信沉甸甸，他知道母亲没有重要的事情是不会来信的。他草草了事地把馒头蒸上，本来想回了宿舍看信，但是老兵总是在一边斜视着他的裤兜，像个伺机而动的扒手。点长就开始炒菜，显得慢条斯理的。

我下哨后，老兵就把点长来信的消息告诉我，并偷偷指了指点长的裤兜。“点长还没看？”我问，老兵摇摇头，脸上显出过分的惊奇。点长很有耐性地把一封家信揣两个多小时不看，真让我吃惊，同时也给这封信涂抹了一层神秘色彩。晚上，我们三个人坐下吃晚饭的时候，我暗暗地瞟了点长几眼，发现点长的神态并没有什么特别。但是，老兵吃了两口菜就叫起来，用力咂咂嘴，说：“哎，这菜……你放了什么里面？”

老兵又夹一筷子菜放嘴里，吧唧吧唧地咂摸。点长也急忙认真品尝，然后忽然开朗地说：“呀，放盐放错了，放了白糖。”

点长急忙去挖了一勺子盐，放进菜里搅拌，不好意思地笑，说你看你看，我这老同志也犯低级错误了。按说这样的低级错误是可以开心地一笑，不需内疚和不安，但是，我却忽然间从点长挤出的笑里，发现了异样的表情，那是一种深埋着的烦躁和无奈！

之后点长没有说一句话，吃饭的速度很快，吃完后就起身回了宿舍。老兵对我使个眼色，我们就尾随其后。点长坐在桌子前展开信，匆忙地看，老兵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后，抓住信的一角大喊：“谁来的信，还躲着我们看呢。”

点长反应迅猛，这是我没有料到的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冲动。他站起来，抓住老兵的手腕去夺信，并愤怒地说：“你干什么你！”

老兵已经显得尴尬，但是又不能立即松手，那样就更没有趣了，所以老兵勉强地抵抗着，还发出咯咯的笑。点长的动作很粗硬，一下子把老兵摁倒在铺上，去扳老兵的手指。老兵哎哟叫一声，松了信，疼痛地甩手腕，愤愤地说：“操，不就一封信吗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看别人的行，别人看你的你就急，以后谁也别跟谁搀和！”

老兵一甩手出了屋，门咣地带上了。点长把信抢回去后，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过分冲动，一下子愣在那里。我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，尴尬地站了几分钟，然后讪讪地退出去。我看到老兵坐在屋前的山坡上生闷气，就走了过去。我说老同志你的手腕没事吧？老兵头也没抬。我又说老同志你下棋吗？咱俩到厨房下棋吧。很明显，我想安慰老兵，但是老兵却突然把憋着的气撒给了我，说：“你滚远一点儿好不好？我说过了，以后谁也别跟谁搀和！”我愣了片刻，心里骂了句“狗咬吕洞宾”，转身回屋。点长已经收起了信，呆坐在桌子前。他见我进屋，看了看我，似乎等待我说点儿什么，而我却啥话不想说，一头倒在铺上。点长在屋子里一定听到了老兵对我说的话，也一定看到了我泪汪汪的眼睛，但是点长没说一句话。

过了很久，老兵才回屋闷闷地脱衣睡觉。点长走到他铺前，内疚地说：“弄疼了你的手腕了吧？对不起了。”

老兵不理睬点长，放了蚊帐。点长就又坐回了桌子前。屋里的气氛很沉闷，任何的一点儿响动都对感觉带来强烈的

刺激。我实在受不住这种氛围的压迫，也三下五除二地剥了衣服钻进蚊帐。

点长静坐了一会儿，就展开了信纸，但是却久久没有落笔，此时他的心情有谁能够理解呢？后来，当我和老兵知道了一切的时候，已经无法弥补我们的遗憾了。

在这里，我有必要把点长母亲来信的内容简介一下。本来点长的父亲在点长入伍后的第二年就把点长推给了他母亲，母亲觉得点长人在部队，并不需要她抚养，所以也就默认了。但是，最近她听说点长年底可能复员回乡，她就觉得是个问题了，于是写信给点长，说她将来没有能力为点长盖房子娶媳妇等等。父母离婚的时候，点长还不满十八岁，按照法律程序，已是成人的点长现在还有权利重新选择一次随父或随母的权利。母亲在信中说：“这是关系到你以后生活的大事，一定要考虑周到。”

点长没有选择父亲也没有选择母亲，他在回信中说自己复员后，单独落户。点长什么时候写完信什么时候睡觉的，我和老兵都不知道，我们早已睡熟了，而且那天晚上我还做了一个梦，不是梦见了父母就是梦见了女朋友。点长在我们睡熟的时候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后，他一定很孤独地又静坐了很久，或许还给我们掖了掖蚊帐，然后羡慕地打量了我们幸福的睡态。我在点长复员时知道了他家庭的情况后，就反复地回想这个晚上，试图凭借自己的想像力进入点长当时的那种处境。

7

老兵似乎是下了决心不答理点长，对我也是横眉竖眼的，偶尔跟我说句话，就像冒了个水泡，咕噜一声就完了，让我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，我只能问一句：“什么？老同志？”

老兵瞥我一眼，却不肯再重复他的话，让我没完没了地尴尬。

本来哨所就我们三个小卒，而且最初相互见面没有几天，趁着一股新鲜劲，把彼此要说的话很快说完了，之后除了每天彼此必须说的话外，比如说开饭了、上下哨的交接语等，其他话都很节省。点长和老兵在这儿待久了，已经习惯了这种平静和沉闷，而我却没有磨练出这种耐性，已经越来越感到了寂寞和无聊。现在，点长和老兵处于“冷战”状态，连一些必说的话也精简了，我就更觉得日子疲沓而漫长了。

点长毕竟是我们哨所的最高领导，政治觉悟高，意识到由于自己的行为，破坏了哨所祥和的气氛，于是就主动向老兵靠拢，希望取得老兵的谅解。但是老兵总是躲着点长，不给他表达的机会。到了星期天，正赶上老兵上午站岗，点长就在山坡上散漫地走，最后转悠到了哨楼旁。

老兵的手腕已经贴了膏药，由于穿着短袖上衣，白色的膏药贴就很醒目。点长的目光在膏药上逗留了一下，然后才问：“手腕肿了吧？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老兵不说话，把脸扭向一边。点长很无奈，就在老兵的旁边坐下，捡起泥块朝山坡下掷去，一块又一块，很有节奏。

我不愿看点长和老兵在山坡与太阳之间所构成的画面，这种画面所表达出的意境僵硬而沉闷，时间仿佛被他们固定在那里。我瞅了瞅对面的山峰，有一朵白云正悠闲地在上浮浮动。“把它扯下来！”我突然发狠地自语。其实在野风谷里，我始终像一只蝴蝶或者是一只蚂蚱，总不能闲静下来。我发疯似的朝山上跑，在地上卧着的黄狗发现了，立即昂起头警觉地观察，然后也弹跳起来，跟在我身后跑，于是我放开喉咙喊：“冲呀——”

山谷回响着我的呐喊，山谷在我的呐喊中旋转起来。

黄狗似乎在向我展示它的体力，它快速跑到我前面，然后蹲下，远远地看着我呼哧呼哧爬，在我快要接近它的时候，它便突然跃起，一个急冲锋，又在我前方蹲下来，摇着尾巴欣赏我狼狈的样子。

我一步三磕头地爬上了山顶，身子一仰就躺在地上。清凉的风拂过面颊，爽快惬意，天空上白云悠悠，辽远而宁静。在天空之下，我努力放平了身子，大口喘气，似乎在山谷里憋了很久了，终于畅快地呼吸一次。直到喘气均匀了，我才慢慢仰起身子抬头朝远处看去——我的呼吸立即屏息了，眼前的景象是如此地壮观，令人惊心动魄。层层叠叠的山峰烟雾缭绕，虚无缥缈，由近而远瞭望，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那神韵，排山倒海，气势磅礴。

等到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，兴奋地下山后，点长已经做好了午饭在等我。点长问我干什么去了，我说爬山。“点长，以后我们就不要训练齐步正步，干脆爬山好了。”我本来想把爬山的好处给点长罗列一下，但是发现他的脸色阴暗着，就

忙低头吃饭了。我估计点长要说点什么，就等待着，而他却半天不吭气，斜着眼看我，看得我嘴里含着一口饭都不敢咽了，直挺挺地等待他说话，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。

后来，他突然用筷子敲了敲碗边，敲得我心惊肉跳，才说：“你想到安全了吗？”

我睁大眼看点长，一副茫然的样子。

“这儿的山又滑又陡，摔坏了胳膊腿的，谁负责？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一会儿？”

我仍含住一口饭，不吐也不咽，更不说话。点长就停止了批评，说你还不快吃饭？吃完了去换老同志的哨。

大约在下午三点多钟，点长去接了我的哨。我回宿舍，看到老兵又趴在桌子上写信，就悄悄退出来，却找不到事情做，于是在屋子前坐下，在地上画了一个五子棋盘，独自走五子棋，打发了下午剩余的时光。

晚饭轮到我值班，我正在厨房忙活的时候，老兵提着暖瓶去厨房的火炉上取水，看到黄狗在厨房里转悠，就愤怒地踢了它一脚，说：“你滚出去，找你的爹去！”

黄狗哼唧一声跑了。这就是老兵不对了，你对点长有气，有本事去踢点长一脚，对着黄狗耍啥威风？黄狗懂什么，踢它一百脚有什么用？再说了，黄狗虽然是点长从路边捡回来的，可也不是他一个人的，是我们整个哨所的呀，它给哨所带来了多少欢乐？它已经算是哨所的“人丁”了。那是去年春上，点长下山去中队部办事，返回时在路边发现了一条小狗，当时正害着眼病，可能是被主人扔出家门的，已经奄奄一息，点长就把它抱回来。哨所的三个兵精心照料，竟把这

个小东西救活了，老兵去年还是新兵，对小狗的关照最多，怎么现在却把它算作点长的了？

我在案板上切着土豆，心里正生着老兵的气，一只老鼠从我的脚边大摇大摆跑过去。过去这些老鼠不止一次在我眼前炫耀它们身子的肥硕，我根本不理睬它们。但是今天不行，今天我正生着老兵的气呢。于是，我上前一脚，想踩死它，可是连根老鼠毛也没踩着，老鼠一蹿就没有影了。我继续切土豆继续生气，除了生老兵的气，还生老鼠的气了。然而，只放了个屁的工夫，老鼠又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出来，牛呼呼的样子，我随手抄起个大土豆，狠劲砸去，老鼠极快地躲进墙角的洞子里，我只好把弄脏了的土豆捡回来重洗。

“好呀，跟我作对是吧？”我觉得不能咽下这口气，换了谁也不会就这么蔫不唧的算了。我弄了半块馒头，抹上了用来灭蚊虫的“敌敌畏”药，放在洞口处，笑着：“来吧，米西米西，小东西！”

折腾了半天，耽误了做饭，我瞅一眼外面的太阳，知道点长快下哨了，于是慌忙拎着水桶去水窖提水。那天下午，黄狗可能是饿了，它瞅见我和老兵都不在厨房，快速跑进去，四处嗅着，终于发现了老鼠洞口的馒头，叼起来溜走。本来黄狗没有这个毛病，但是那几天因为我们三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，似乎都心不在焉，忘了认真地喂它。

我刚做好饭，老兵进了厨房，自己从蒸锅里抓了个馒头，坐下就吃。按惯例，晚饭是我们的团圆饭，三个人要一起吃。我不敢直接提醒老兵，就站在门口瞅了瞅渐黑的天色，说：“点长还有几分钟该下哨了吧？”

老兵斜了我一眼，弄得我挺紧张，急忙说：“你吃老同志，你先吃。”

我看到点长已经从哨楼朝山坡下走，就开始往桌子上端饭。点长还没有走到狗窝，就听到黄狗呜咽的叫声，他便紧张地跑过去，说：“阿黄，你怎么了？阿黄——”

我在厨房听到点长的叫喊，也朝狗窝跑去，老兵捏着半个馒头，站在厨房门口张望。

“蔡强，别靠近！”点长大声说。

我们远远地看着黄狗在地上滚动。片刻，黄狗尖叫着跳起来，朝山上狂奔，我们三个人跟在后面跑，看着黄狗一头栽倒了，然后浑身抽搐，然后一动不动。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都张大嘴，一句话没有说出来。

最先憋不住喊叫的是我：“点长，阿黄死了？”

点长没说话。我问得也是多余，黄狗已经不动了，不是死了是睡着了？

老兵捏着半块馒头，吃惊地说：“哎，说死就死了？”

“它得的是急症，好像吃了什么东西？”点长小心地蹲下察看。

我听了点长的话，哎哟一声就朝厨房跑，我想起了给老鼠“米西”的药馒头。

我在老鼠洞前傻站着，头蒙蒙的，心怦怦跳，那种感觉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。

当然，点长知道了事实真相后并没有责备我，他责备的是他自己。我们把黄狗抬回来，搁在一块木板上，点长的眼窝蓄满泪水，说：“都怪我，这几天心情不好，没有喂它。”

我哭着说：“都怪我，我该死……”

点长继续说：“阿黄跟我快两年了，我原准备复员的时候把它带回家，没想到……”

我跺着脚原地转圈，啊呀呀地甩手大哭。老兵一声不吭，眼圈里含着泪水，蹲在黄狗身边，用手指轻轻梳理它的皮毛。老兵从黄狗进哨所开始喂养它，比我对它的感情还深。后来，我们三个人都蹲在它的身边，抚摸它柔滑的毛发，渐渐地，三双手摸到一起、握住、摇晃，不约而同地抬头相互看着，都一脸愧色。

点长站起来，狠着心说：“走，趁晚上有时间，把它埋了。”

老兵看了点长一眼说：“就埋到山顶吧。”

点长和老兵抬着黄狗爬山，这是他们两人多日来的第一次真诚合作。我跟在他们后面，拎着铁锹，扛着一根木棍，木棍上缠着白布，白布在风中招展。

山顶上的夜风吹乱了我们的头发，夜风里我们奋力挖掘好坑穴，然后把黄狗埋进去。点长特意把四个馒头摆在黄狗嘴边，馒头是我晚上蒸的新馒头，白细而柔软。

我们把缠着白布的木棍埋在坟头，坟头渐渐隆起，同时在我们的心里也掀起了一个永远也化不开的情结。我们站在坟头前，夜色把三个人影镶嵌在天边上。

山下的平房，亮着灯光，从山上看去，纽扣一样大，像山谷的眼睛。

8

黄狗从山谷消失后，山谷似乎更加寂静了。那些天，我和老兵在院子里训练，经常有意或无意地朝山顶眺望一眼，遥望山顶竖立的木棍。白晃晃的阳光下，老兵的口令尽管嘹亮厚重，却失去了穿透力，总是在我们的头顶上回荡不去。

老兵抹了一把额上的细汗，命令休息一刻钟。我和老兵都回宿舍喝水，老兵把点长的杯子递给我，说：“去，给点长送去。”

我端着杯子走到哨楼，说点长，老同志让我送的。点长笑了笑，说老同志让你送你才送？我知道点长在逗我，就很认真地点点头，说老同志不让我送我敢送？点长喝完水，把杯子递给我，问道：“蔡强，你来执勤点半年了，是不是已经感到这儿单调无聊了？心里有什么想法？”

我极快地观察了点长的脸色，说：“啥想法也没有，革命战士是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”

“你说实话，别太空洞。”

“点长，你不是正式跟我谈话吧？”

点长挖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只是随便聊聊。”

我立即咧嘴笑了，笑着说，那我也是随便说了，我觉得在这儿当兵，比在我们村里还没劲，我当兵原是想出来闯荡闯荡，没想到闯进了野风谷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整天听风鬼哭狼嚎的。点长虽然说是随便聊，但他仍拿出点长的架子教育我，说野风谷地方是小，可能够锻炼人的耐性，耐性

对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很关键。

我突然问：“点长，你有女朋友吗？”

点长愣了愣，摇摇头。你为什么不谈一个呢？我说，我觉得你应该谈了，闲着没事儿，可以给女朋友写写信，再说了，谈恋爱可以调节人的情绪，使人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……在我说话的时候，点长侧着脸很认真地看我，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，急忙打住话头不说了。

“你像是恋爱专家了，”点长笑着说，“你女朋友来信又说什么了？让你精神状态这么好？”

我羞涩地低下头。点长说：“今晚我们的业务研究，改成读你女朋友的来信。”

我原以为点长是说着玩的，没想到晚上业务研究的时候，他却来真的了。他坐在我和老兵的前面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咱们今晚的业务研究，改成读情书，蔡强先读，普顺林做准备。”

读就读，我说。点长和老兵坐得很正规，像听首长作报告一样。但是，我刚读了一半，他们就笑翻了身子，老兵还在铺上打了几个滚。点长虽然没有在铺上打滚，但是他捂住肚子浑身抖动。自黄狗死了后，点长还是第一次这样开心。我很想让他们继续开心，就故意憋住笑，严肃地读信，把女朋友写的那些软绵绵的话读得有声有色，很像读一篇散文。后来点长笑得肚子疼，就说蔡强我求求你别读了，你想害死我们呀。老兵也笑着骂，说这个新兵蛋子，脸皮比鞋底还厚。

第二天早晨，轮到我上第一班哨，起床后我忙着擦步枪，老兵就拿着扫帚扫院子。老兵扫到狗窝前，看到空空的洞子里被风吹进了些杂物，便随手伸进扫帚扫了几下。突然，一

只鸟从洞里飞出来，翅膀扑棱棱地划着老兵的脸而去，老兵禁不住惊叫一声。我拎着武装带跑过去，问：“咋啦老同志？一惊一乍的？”

老兵指了指洞口：“一只鸟从里面飞出来，吓了我一跳。”老兵长出了口气。我站在洞口竟有点儿紧张，狗窝变成鸟窝了？不会吧？老兵猫腰小心地走进狗窝，我提着心跟在他身后。老兵在狗窝内四下察看，终于发现墙壁的凹处有一个鸟窝，探头瞅瞅，咦地叫一声：“有鸟蛋了——”

我挤上前看，兴奋地说：“什么时候筑巢的？怪了！”

我伸手要数一数有几个鸟蛋，被老兵拦住。老兵说：“别动，一、二、三……嘿，有五个呀。”

老兵又说：“别动，留着孵小鸟，你动了，大鸟能看出来，懂吗？”

“懂，大鸟聪明着哩，对吧老同志？”

我由于太激动，似乎担心老同志发现的鸟蛋不允许我看，所以有点儿拍他的马屁了。我又急忙跑出洞口，对着厨房喊：“点长，鸟蛋，五个鸟蛋！”

点长从厨房跑过来，我跟在点长身后又进了洞子，慌忙指给点长看，说在这儿在这儿，是带花纹的鸟蛋。我的样子很像是我发现了鸟蛋，老兵有些不满，说蔡强你咋呼啥？还不快去上哨。

“你们都别动，孵出小鸟来我们养着玩。”我不放心地回头说。

老兵又劝点长也出去，说大鸟该回来了，别让它发现我们。点长和老兵出去后，就藏在洞口一边观察，等待大鸟回

来。老兵说，是只红尾巴鸟，漂亮着呢。点长朝山坡上张望，说你别说话。老兵说，它很快就回来了，你看是不是红尾巴，漂亮不漂亮。点长说，你别说话。

大约过了十几分钟，一只红尾巴鸟从山坡低旋着飞到洞口边，极快地滑入洞内，如果不注意观察，很难看到它美丽的翅膀在空中滑过后留下的痕迹。点长和老兵激动地张大嘴，却不敢发出欢呼声，两个人的目光在洞口盘缠了一阵子，才相互对视，然后很幸福地一笑。

我站在哨上，不停地观察狗窝的方向，担心老兵和点长动了鸟蛋。好不容易等到点长来换哨，就问点长：“老同志没动鸟蛋吧？”

点长坚定地说：“没有，只是去看了两次，真的没动。”

我下哨后直奔狗窝，看到五个鸟蛋静静地睡着，于是很甜蜜地一笑。其实他们最不放心的是我，老兵总是在我背后窥视，我去解手他都跟着。点长也不例外，老兵去换岗的时候，点长反复问老兵：“蔡强没去动吧？你真的看紧了？”

点长下岗后，又要进洞子看看，我坚决拦住他，说大鸟在里面呢，点长你进去干什么？点长笑了笑，说：“老同志没动吧？你要看紧他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们躺在铺上很久睡不着，昏暗里反复讨论鸟蛋的问题。老兵肯定地说鸟蛋要等到秋天才能孵化出来，点长坚决反对，说那时候天气凉了，还不把小鸟冻坏了？我立即赞成点长的观点，因为我记得没当兵的时候，夏天经常在山里捡到小鸟。当然，我担心的是小鸟孵化出来后，会不会飞走，我说如果小鸟永远留在洞里多好呀！老兵似乎很生气

地说：“你懂什么？没听说小鸟总要远走高飞吗？就像你长大了当兵一样，总有一天小鸟要出去闯荡的。”

窗外，流泻着满地的月光，真是一个难得的风平月洁的夜晚。

9

日子由于一窝鸟蛋，突然过得有滋有味了。但是，好景不长，老兵就陷入苦恼之中，自己苦苦挣扎了一个星期，没有得到解脱。那天晚上，老兵坐在铺上发呆，点长走到他眼前，直截了当地问：“遇到什么难题了？是不是那个娜娜要凉你的菜？”

老兵叹息一声，说还不到凉菜的地步，不过很危险了，她一定要来。我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说道：“你不是说她根本没时间来吗？”

老兵哭丧着脸，无奈地说：“她是没时间，可是她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，只要肯挤，还是有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就劝她别挤了。”

“我劝不住，她要来陪我过‘八一’建军节。”

“来就来吧，你紧张什么？”点长说。

“不是紧张，她来我们这地方，就……”

“你别说了，”点长打住老兵的话，说，“我明白你顾虑啥，你放心，是你的跑不掉，不是你的留不住，咱们把仓库收拾出来，欢迎她来。蔡强，别总显示你自己，到时候给老同志捧捧场。”

于是，我们连夜制订了迎接方案，第二天就积极行动起来，把仓库收拾得像洞房。我讨好地对老兵说，老同志，我弄得不错吧。老兵说有点儿意思，我就又说：“老同志，你的娜娜来的时候，我帮你接站去吧？”

点长在一边接了话，说：“什么事情你都想掺和！”

那天老兵就一个人去接赵娜了。老兵在站台上等待了很久，偏远的小火车站没有几个接站的人，风从站台上掠过，卷起杂草杂物，漫天地飞舞。

火车误点一个多小时才开过来，老兵急忙迎上前，从一节车厢跑到另一节车厢，慌张地寻找。车上没有下来几个旅客，但是老兵却没有看到赵娜，急得喊起来：“娜娜——”

赵娜就在他的眼前，她走过去捅了老兵一把，老兵才惊喜地说：“嘿嘿，一路辛苦。”

赵娜没看老兵几眼的，目光就转向周围，打量连绵起伏的群山。老兵心里凉凉的，又说：“一路辛苦。”

“这儿……离部队远吗？”

“远，也不远。”

“车呢？”

老兵的脸就红了，指了指站台惟一的几间平房。这时候，赶毛驴车的兵用树条狠抽了毛驴，毛驴车就欢快地从房子后面跑出来。

老兵说：“我们中队就这么一架……车。”

毛驴车走近站台，毛驴用力打了个喷嚏，惊天动地，把赵娜吓了一跳。赶车的兵很热情地上前接过赵娜的提包，说：“嫂子上车上车，一路辛苦，哎呀，我和普顺林在这儿等了两

个多小时。”

女孩子只要和部队的干部战士搞对象，不管你结婚和没结婚，都统统被叫做嫂子，既顺口又亲热。赶车的兵把一块崭新的白毛巾铺在车帮上，然后对着赵娜傻笑着。赵娜犹豫了一下，上了车，老兵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小心地坐在赵娜的对面。赶车的兵站在车下，用树条抽了毛驴的屁股，说：“走嘞——”

毛驴车“嘚嘚”走，赶车的兵跟在后面跑，尽管跑得呼呼喘，嘴里仍不闲着，说：“按说过些日子才给你们送水，正好嫂子来了，我顺便拉了一桶，嫂子你尽管用，洗脸洗脚洗衣服，尽管用，你说是不是普顺林？”

后面没人答话，赶车的兵回了回头，看到普顺林和赵娜沉闷着，表情冷漠，他就急忙闭嘴。毛驴车开始进山，毛驴吃力地奔着，车速缓慢。赶车的兵两手推住车架，和毛驴一齐用力。后来老兵也跳下车，默默地推着车后帮。赵娜独自坐在上面，感到很不自在，看了看毛驴，也要下车，老兵急忙拦住她，说：“你别动！”

赵娜执意要下，老兵急得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，几乎带着哭腔说：“你真的别下，你——”

赶车的兵转过身子，一喘一喘地说：“嫂子，山路，不好走，你坐着，这驴，有劲。”

赶车的兵说话的时候，老兵死死摁住赵娜的胳膊，弄得赵娜不知所措，就又坐了。老兵松开手，满脸羞红。赵娜就在这个时候认真地看了看老兵，很深情的样子。老兵知道她在看他，老兵埋着头推车，浑身的力气。山路凹凸不平，赵

娜的身子随着驴车的颠簸一起一伏，极有韵律。

当然，我们也不比老兵推驴车轻松。老兵走后，我站在哨上，一直盯住通往山外的小路，等待毛驴车的影子出现，眼睛都累酸了。点长忙着准备午饭，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，就站在屋子前朝山下张望，竟站了一个多小时。我想我站在高处，一定能比点长先发现驴车。但是，没想到我眨眼的工夫，毛驴车一下子从远处小路的地平线跳跃出来，速度极快。

点长说：“你看蔡强，那是不是……”

毛驴车由我们视线里的一个点，渐渐长大，终于在我们院子停止了。赵娜从驴车上跳下来，打量着四周的群山，目光就盯住山顶上的木棍，惊奇地审视飘扬的白布。她说那是什么？老兵和点长没有吱声，她就又说：“山顶上飘了些什么白条条？”

老兵和我有个共同的规矩，就是不准提及黄狗的事情，免得点长伤心。赵娜刚到哨所，就捅了点长的疼处，当时的场面显得有些尴尬，弄得老兵左右为难。老兵忙扯了她的胳膊一下，并且丢了个眼色给她。

大概老兵和赵娜进了家属房，老兵就把黄狗的故事讲给赵娜听了，因此等到点长进家属房叫他们吃午饭的时候，发现赵娜的眼圈红红的。点长以为两个人刚见面就闹了别扭，立即把老兵拉到一边批评，老兵对点长摇头，说没想到她这么感动呢。实际上，赵娜发现了那根竖在黄狗坟前的木棍是件好事，她能够一下子切入到哨所兵们的内心世界，从而了解兵们真挚的情感和寂寞的心境。这的确是老兵没有想到的。

下午，赵娜便不顾一路风尘，开始帮助我们洗衣服，弄

得点长很不好意思，抱住自己的衣服躲来躲去，赵娜在后面追住他不放，终于把脏衣服夺了去。也就是在那天下午，我们哨所屋子前的晒衣绳上，飘起了一条红裙子，还有一些我们叫不上名字的妇女用品。

野风谷的风，在那个下午突然停止了疯狂的号叫，悠悠地吹。

10

在部队，兵们的亲属来队，没有特殊情况，一般都要给来亲属的兵三天假，让他们陪亲属到部队驻地的风景区转一转。我和点长也商量好了，老兵的女朋友来哨所后，三天不让老兵上哨、做饭。虽然野风谷没有什么景点值得游览的，不过可以让老兵陪女朋友聊聊天，加深加深感情。

但是老兵第二天就要求上哨。点长准备去接我的岗时，老兵也扎着武装带走出家属房，两个人争来争去都不相让，而且声音越来越高，火气越来越大，像山东人刚吃完了大葱就吵架，十足的冲劲。赵娜就从家属房走出来，站在他们俩面前一句话不说，像看热闹一样，两个人立即停止了争论。赵娜才问点长：“我来不会影响普顺林的工作吧？”

点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说不会不会谁说影响来？我们早就盼你来现在可是把你盼来了。点长的口气很容易让人想起“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盼来了救星共产党”的台词，于是赵娜扑哧一声笑了。说那好，该是普顺林的岗就让他站，这样才是不影响他的工作。点长的嘴张了张，却没有说出话来，心

里暗暗赞叹赵娜既明事理又干练聪颖，如果她有一天能和普顺林一个锅里摸勺子，普顺林真他妈福气死了。点长想到这里，就觉得有一种责任落在肩上，自己作为点长，怎么也要想办法让赵娜了解哨所、了解普顺林，点长就觉得今年的“八一”建军节不平常，要过出一种氛围，过出一些特点。

老兵朝点长挤挤眼，说我去了点长，你和赵娜做中午饭吧，不要让蔡强表现了，他的技术不到火候。点长笑了，点点头。

其实我在哨上就想着做饭的事情，琢磨老兵的女朋友喜欢吃什么菜。下哨后，我看到点长正在收拾厨房，赵娜择着青菜。我说，你歇着嫂子，我来干。我又说：“点长你也歇着。”点长却说：“你提水去，中午饭我做。”

“哎，今中午轮我做呀？”

点长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你别显摆了，你做的饭谁吃？”

点长这话说得很没有水平，这不是成心给我难堪吗？平时总表扬我做饭的技术像小猴子爬竿，嗖嗖地向上蹿，现在却突然不说实话了。我就有些不高兴，急巴巴地说：“嫂子，你等着看，看我炒菜……”

赵娜笑着安慰我，说：“你肯定会做饭，咱们一起做，我跟你学行吗？”

她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忙去提水。走到狗窝前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了鸟蛋，就对着厨房喊：“嫂子，你快来——”

赵娜不知道发生了啥事，紧张地跑出来。我招呼她，说你来你来，看看我们的小鸟。她莫名其妙地问什么鸟，小心

地跟在我身后进了狗窝。站在哨上的老兵发现了我们的举动，远远地喊：“别动呀，只看别动，你这个新兵！”

赵娜看到鸟窝里的鸟蛋，她像孩子一样露出了惊喜，说：“哇——”

赵娜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摸鸟蛋，我急忙拦住她的手，说别动别动，大鸟发现有人动过，就把这些蛋丢了。她缩回手说是吗？我不敢肯定，只说大家都这个说法，咱们还是不动吧。这时候点长在身后说话了，我就知道他沉不住气要跟过来，还是个点长呢，说我什么事情都想掺和，他不掺和别跟过来呀。他说。“鸟有时比人还聪明。”

我没答理点长。我跟赵娜说话，他插一嘴干什么？我继续跟赵娜说话，说等到小鸟孵化出来后，我们养着训练它们，让向东飞，它们就向东飞，吹声口哨，它们就飞回来了，你信不信嫂子？赵娜说：“信，信。”

走出洞口后，我让点长去做饭，赵娜还没看见大鸟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就在洞口等它回来。点长有点儿不情愿地走开了，他不是会做饭吗？做去吧。我和赵娜躲在洞口一边，终于等到大鸟飞回来。“呀——它的尾巴真好看！”赵娜喊。我就知道她会这么说，于是故意很沉着的样子，说你等着看孵化出来的小鸟吧，那才叫好看哩。

点长时不时从厨房探出头，瞅我们一眼，有时还听我们的聊天，跟着傻笑两声，一看就知道他不安心本职工作，正跑偏走神呢。

11

点长在“八一”的前一天晚上就开了个点务会，布置了我们各自的工作，讲了落实好工作的重要性，其实归纳起来就一句话，把建军节的气氛搞热烈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我们三个人的哨所和三百人的兵营一样，工作程序一点儿不少。

按照分工，我负责写标语搞卫生，点长负责做饭，老兵负责布置晚会现场。可是我第二天翻箱倒柜，只找到一小条红纸。我拿着去哨上请示点长，说就这么一绺绺纸，能写啥？点长说有这么个意思就行，写“庆祝八一”四个字。我说没有毛笔和墨汁呀？点长说你猪脑子，不能想办法？

我拎着红纸进了厨房，在火炉下掏了些黑炭盛到盘子里磨碎，加了水，然后把一块布条缠在一根筷子上，制成了毛笔。我刚要泼墨书写，忽然想起了家属房的老兵，怎么也得让老兵在女朋友面前露一次脸呀。我就端着这些物品去家属房，很谦虚地说：“你老同志，点长让写标语，我的字很臭，请你写。”

赵娜去看老兵，一脸吃惊的样子。本来这时候老兵应该主动表现一下，但是他却谦虚起来，说我的字不行，不写不写。后来他经不住我的热情劝说，就装模作样地写了四个字。

“哎呀妈呀，这字，绝了！像……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狂草。”我一惊一乍地说。

赵娜捂住嘴笑。我还想继续吹捧老兵，但是老兵已经受不住了，挥手示意我快出去贴标语。

我们的活动主要安排在晚上，因为我们晚上能够团圆。点长从半下午就和赵娜操勺子弄盆的，折腾着做饭，到晚饭时，桌子上摆了六菜一汤，是我到哨所后看到的最丰盛的晚餐了。赵娜坐在厨房等我们，而我们却在宿舍里化妆，我用黑炭在唇边画了胡子，装扮成父亲，老兵把赵娜的花手帕扎在头上，穿着赵娜的一件上衣，装扮成母亲，点长脖子上系了红领巾，还把他的军用挎包斜背在身上。我们三个人还没有走出宿舍，就已经笑弯了腰。点长为了控制住局面，对我说：“蔡强，从现在开始，今晚我们都听你指挥了，直起腰来别笑了。”

我就指挥大家出场。我在前，老兵居中，点长走后，都憋住笑，一本正经地进了厨房。赵娜被我们这个阵势弄蒙了，愣了半天才发出笑声，说你们没吃饭就要演戏呀。我们并不理睬她，仿佛没有她这么个人存在，仍旧按照已经商定好的程序进行。首先由我讲话，但是我从来连个点务会都没有主持召开过，平时自己还牛乎乎的，现在面对着三个人讲话心里还发慌，嘴里像含了个驴屎球，语句都咕噜不清楚。我说：“今天是建军节，让我们热烈欢迎到我们家庭做客的赵娜嫂子，不，点长，应该叫同志吧？”

点长小声提醒我不要叫他点长，说着就和老兵鼓掌。于是我正了正身子，指挥点长给赵娜倒酒，说：“你，点长，给客人敬酒。”

点长忍不住批评我了，说：“怎么又叫点长，叫儿子呀！连个父亲都不会当。”

起初赵娜直喊“笑破了肚子”，后来弄明白怎么回事后，忽然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真的像一个家庭。”

之后她的情绪就不太好，弄得我们的晚会都很沉闷，匆匆结束了。然后我们就在家属房看电视，老兵要爬上房顶扶住电视天线，我拽住他，说你去陪嫂子，我上去。但是点长却抢在前面爬上房顶，笑着说：“我这个当儿子的应该表现一下了。”

我们就在屋子里看电视，风很大，电视屏幕上模糊着，我不停地喊“向左向右再向左”。但是赵娜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经常朝门外瞅。后来她像征求我们的意见似的，说：“看不清，不看了吧？让点长快下来。”

其实我们早就不想看了，都是在陪她，希望她看高兴。她这么一问，老兵忙站起来说：“不看了，累眼。”

赵娜迫不及待地走出去，对房顶喊：“点长——下来吧，风太大，别受了凉，我们不看了。”

点长却来了积极性，怎么叫都不下来，说：“你们继续看，我没事，上面——凉快。”

赵娜连着叫了几声，声音就变了，带了些哭腔，我仔细去打量，发现她的眼睛湿润了。我就急了，冲着房顶吼道：“儿子哎——你给我滚下来！”

点长在上面愣了愣，慌忙说：“哎——我这就下去。”

“八一”后，赵娜对我们的哨所就有了感情，说我不来你们这儿，还真不知道部队有这么苦的哨所。其实比我们部队艰苦的地方多着哩，在大西北粗野的风里，还有清静的地方？我没事的时候，就把从点长那里听来的故事，讲给赵娜听，并且根据自己的想像力，又添油加醋发挥一下，经常把她感动得眼窝潮湿。

后来，我们在院子训练的时候，赵娜总是站在一边看，弄得我们挺紧张。当然，我们的训练更认真更卖力。有时我站岗的时候，她也站到哨楼旁，问我是否寂寞，我很平淡地说习惯了，还说寂寞了好，可以磨练人的耐性，你看哪一个成就事业的人没有经过一番寂寞？赵娜连连点头，说对对，宝剑锋从磨练出。

一天，我在哨上站岗，赵娜正在院子里看点长和老兵训练，忽然间，她看到大鸟从狗窝里飞出，就想起去看看鸟蛋了。她走进洞子，站在鸟窝前专注地看了很久，竟产生了摸一摸鸟蛋的欲望，于是就小心地捡起两个鸟蛋放在手心里，很得意地笑了。这时候，大鸟飞进洞子，她担心被大鸟发现，慌忙把鸟蛋放回鸟窝。然而，仓促中，一枚鸟蛋滑落到鸟窝外面摔碎了，在她的惊叫声中，大鸟扑棱棱飞出洞口。

赵娜知道自己闯祸了，愣愣地看着地上摔碎的鸟蛋不知所措。老兵和点长听到叫声冲进洞内时，她仍旧傻乎乎站着。老兵一看眼前的景象就明白了，气愤地说：“你，谁让你动的？出去！”

赵娜羞愧地跑出去。点长很快镇定下来，捅了老兵一拳，说你嚷什么嚷？不就一个鸟蛋嘛，碎了就碎了。老兵收拾了碎鸟蛋，说大鸟还会回来？点长也不敢肯定，两个人就在洞口外观察，看到大鸟飞了进去，又很快飞出来。老兵就说：“你看你看，它走了吧。”

点长虽然也有些疑惑，但是仍然批评老兵，说现在还不准呢，晚上才能知道它走没走，你咋呼啥？点长批评着老兵，他的心里也是直敲小鼓，担心大鸟真的不回来了，更担

心由此给赵娜带来的自责。

天刚黑下来，我们三个兵和赵娜打着手电筒，蹑手蹑脚地走近洞子，每个人心里都满怀了希望又忐忑不安。光线照到鸟窝里，不见大鸟的影子，只有四个鸟蛋静静地卧着。老兵狠狠地叹息一声。

回到家属房，赵娜就抽泣起来。我生气地骂大鸟，说嫂子，没事，它不回来算了，我们把鸟蛋放在被窝里也能孵化出来，你信不信？点长也安慰她，说鸟蛋就放鸟窝里，还会有别的鸟来安家。

老兵始终低头不语，像欠了别人二百吊钱似的，哭丧着脸。我还要劝嫂子，点长暗地里踢我一脚，示意我退出家属房。点长的脚没轻没重的，把我的脚脖子踢了块青紫。

我退出家属房并没有走开，趴在门外朝里瞅，估计老兵要批评女朋友。但是，老兵一直不抬头，赵娜先说话了：“过两天，送水的车该来了，我想跟着车走。”

老兵像被灼伤了似的突然站起来，看了赵娜半天，似乎在观察她的表情，然后才说：“我这个人的脾气不好，可你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走。”

赵娜不说话，老兵又说：“我们以后就是分手，你也再住几天，你现在走，他俩心里都不踏实，委屈你几天，在这儿装装样子。”

赵娜走到老兵身边，看着老兵的脸说：“我现在最好是离开这儿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我回去等你，一直等下去。”

老兵一下子就哭了，抓过赵娜的手。我急忙走开了，因为我发现自己也哭了。回到宿舍，我立即告诉了点长，希望

点长明天去劝劝赵娜。他却摇头，说怕是留不住她了。

赵娜真的走了。在她和老兵坐上驴车的时候，点长从狗窝里跑出来，把鸟窝双手递给赵娜。阳光下，四个鸟蛋光滑闪亮。点长说：“喜欢，带上留作纪念，别忘了我们哨所，常来信。”

泪水在赵娜的脸上流着，老兵沉默地看了她一眼，急忙把头转到一边，凝望前面的群山。驴车开始朝山下移动，我站在哨上举手敬礼，并大声喊道：“嫂子——多保重！”

赵娜把鸟窝举起来，对着我晃了晃，她已经哽咽得说不出话。然而，她举起的鸟窝就是一种语言！

12

赵娜走后，我们哨所那间当做家属房的仓库一直空着，奇怪的是，我们谁也不说是否应该把仓库恢复到原来的样子，于是它就保留着赵娜来住时的原貌，连她使用过的镜子也还摆放在桌子上。我们从窗前走过，偶尔还伸着脖子探一眼，自己也弄不明白要看什么。但是那个狗窝却被我们封堵死，我们不谈论黄狗也不谈论鸟蛋也不谈论爱情了。

后来我就学会了看山，像点长那样一看就是一个上午。原来看山是很有意思的，每天的山都在变化，它的颜色随着天气、阳光、季节和你的心情，或浓或淡，或青或紫。我能从山的身上读出浓得化不开的乡情，也能够读出几分忧伤几分迷蒙。当然，我还可以让目光栖息在山坡上什么都不读，任凭思绪天马行空，而山只是目光的载体。

山色在我们目光的审读中，一日日变黄，然后是灰白。风越来越冷，而山上的稀疏的杂草也越来越枯硬，甚至能在冷风的撩拨下吹奏出一种凄凉而委婉的曲子。阳光一天比一天缺少温度，野风谷四周山体的阴影部分就显得浓厚而冷漠。如果是星期天，又遇上一个难得的好天气，我通常是和老兵下棋，就坐在哨楼旁边，坐在站哨的点长的脚下。点长常常瞅棋盘几眼，虽然他并没有看出什么玄机，却仍旧弄出一副大吃一惊的神色。我不会再计较一盘棋的输赢了，我只是陪着老兵倒腾棋盘上的那些棋手，有时还能错把老兵的棋子当成自己的使用了，并把自己手下的将士斩首。老兵总是心疼他的每个棋子，个个都是他的心头肉似的，吃他一个很不容易，经常是被我吃了吐、吐了吃，一盘棋能走到日落西山。

我已经忘却寂寞了，日子过得从容不迫，并且有滋有味。点长甚至在点务会上还表扬了我，说我能够端正思想，沉得住气，扎得住根，安心艰苦哨所，无私奉献青春之类的。

一天夜里，我起床解手，披了衣服拉开门，迷迷糊糊地打了个冷颤，就愣住了，怎么门外白得耀眼？我走出去用脚踩了踩，不是月光是“咯吱”响的雪。返回屋子后，我就捅了捅老兵，说：“哎，外面下雪了。”

老兵翻个身子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别闹，别别……睡觉呢。”

“真的，骗你不是人。”

旁边的点长睁开眼睛，愣了片刻，起身掀开窗帘，惊奇地说：“咦，这么早呀？比去年提前了快一个月。”

点长走到屋子当中的火炉旁，打开炉盖盖一眼，添加了煤块，钻进被窝，正要拉灭灯的时候，一只老鼠从门缝挤进

屋子，蹲到火炉旁。我刚要喊叫，被点长制止了，于是就继续看下去。这时候老兵也已经醒了，我们都趴着身子，静静地看老鼠烤火。这个小东西竟将两只前爪抱于胸前，身子坐立起来，真是人模狗样的，还挺可爱。

窗外，风呼叫着吹过，掠起阵阵碎雪。

落雪后的那个星期天的上午，驴车送水来了，赶车的兵对点长说：“点长，指导员让你下山去中队部一趟，跟着车走。”

点长愣了愣，嘴上自语“啥事儿这么急呀”，然后就上了驴车。

晚饭的时候，点长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赶回来。他对我 and 老兵说自己已经吃过饭了，我就和老兵吃饭，说指导员还真够意思，请点长吃了两顿饭呀，其实也应该，我们点长一年才去中队部两三次。但是，老兵只吃了几口饭就搁下了，坐在那里琢磨着。老兵就是老兵，不像新兵一样头脑简单，肠子直通通地不拐弯。他琢磨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：“点长不像吃了宴席那样开心呀？”

老兵就站起来朝宿舍走，我也跟在他后面去了。我们看到点长仰面躺在铺上，这是过去没有过的动作，他从来不在整好的铺上随便坐卧。老兵上前模点长的额头，点长看了老兵一眼，并没有说话，让老兵仔细地摸了。老兵问：“哪里不舒服，感冒了？”

点长摇摇头。老兵坐下了，挨着点长的身子很近，就像我每次病了后，点长坐在我身边一样那么亲近。“出了什么事情了？”老兵问。

点长没有说话，老兵对我挥挥手，说蔡强同志你吃饭去

吧。我明白他是让我先出去一下，而且他使用了“同志”这个称呼。我刚到哨所的时候，他曾这样称呼过我几天，后来就直呼名字了。我立即严肃和庄重起来，说道：“是！”

当天晚上，点长坐在桌子前整理抽屉，一直忙到半夜，我纳闷了一个晚上，直到第二天上午点长站哨去的时候，我才有机会凑在老兵身边探听情况。我听了老兵的话，当即跳了起来，说：“点长真的要走？”

老兵点头，说没有几天了，真快，一晃就一年，我好像觉得昨天刚把老点长送走。

我和老兵半天找不到话说了，从窗口打量着站在哨位上的点长。当我的目光从点长身上收回来时，突然发现点长抽屉上的锁开着。

“点长的抽屉……”我说。

老兵的目光也落在抽屉上了，后来我们的目光对视一下，立即心照不宣地走过去，我们要看看点长的抽屉究竟锁了些什么宝贝。我从一个塑料袋里发现了点长的家信，就摊在桌子上和老兵一起看。刚看完一封，我就吃惊地对老兵说：“你快看看这封！”

老兵也抖动着他手拿的信，说：“你看看这封！”

我们交换着看完。我说怪不得点长不愿让我们看他的家信呀，点长他……老兵呆呆地坐着不说话。我又说，老同志你说点长复员后到哪里？老兵还是不吭气，就像被人兜头砸了一闷棍子，闷头闷脑的了。

没过几天，点长便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了，把该移交给老兵的交给老兵，把一个日记本送给我，把一双磨破了的黄

胶鞋看了一眼又一眼，然后用力抛向山谷。点长很慢地整理物品，有的东西能打量半天才做出处理。我们知道他在梳理当兵三年来的记忆，再把那些难忘的时光整齐地扎结起来，以便带回家乡，供他在以后漫长岁月中咀嚼。

我和老兵在一边看，但是我终于憋不住心里的那些翻来滚去的话，就叫一声点长，说：“对不起点长，那天你的抽屉没锁，我们偷看了你的家信……”

点长怔了一会儿，才平静地说：“是我对不起你们，一直没说实话。”

接下来，点长就把他的家庭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们。当我们了解了一切的时候，我们悔恨过去没有能给点长一些温暖，我立即说：“点长，你复员后去我家吧。”

老兵瞪我一眼，说道：“去你家？你是回民，点长到你们家能吃、吃那个吗？”

老兵又对点长说：“到我家吧，我家在镇上，有房子，我今晚就给赵娜写信，让她去车站接你，她几次来信都问你好，如果知道你去，一定高兴呀！”

我有些焦急，反驳道：“一国可以两制，一个家庭也可以呀。”

“谢谢你们，”点长叹息一声，说道，“我还要回老家照顾母亲。”

“她都不愿要你，还管她……”我说。

“我母亲很可怜，她是没有办法。”

我的眼睛有些潮湿了，说点长你能不能不复员？再留一年吧。点长微笑着说：“实行新的兵役法后，今年三年的兵必

须要走，我也想留一年，继续给你们当儿子……”

我的眼泪就流出来。点长说你看你看，哭什么？还当父亲哩。点长说着，抱住我的肩拍了拍，松开，紧接着又抱住，这一抱似乎永远不想松开，手指紧紧地抠住我的肩头。

老兵哭了。

点长也哭了。

……

13

点长走的那天，他爬上了山顶，在黄狗坟前站了很久，山顶上粗硬的风很快把他的脸吹成了紫红色。

“阿黄，我回家了，阿黄……”他说。

毛驴车载着点长下山了。在阔的天、高的山、深的谷之下，矮小的点长的影子渐去渐远，终于变成一个点，永远停留在我的视线那端。

【短评】

没有故事的动人叙述

万 里

那只是一座“吹满风的山谷”，平凡得几乎没有故事。三位战士也不是什么英雄，更没有曲曲折折的经历。他们只拥有平凡，拥有艰苦，拥有难耐的寂寞。衣向东远离热热闹闹的商品大潮，避开人世间的争争斗斗，将目光投向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，写出了那种心态平静的坚守，那份独特的小家庭一般的温馨以及那些寂寞当中的情趣与欢乐，以舒缓质朴的叙述，让一碗淡淡滋味的热汤流入我们的胸怀，烫出了眼泪，也使我们“有了一种揪心的惦念”。

衣向东的作品写军人的居多，他的《一尊塑像》、《老营盘》和《列兵的回忆》等作品，都曾打动过我们的心。这一次写《吹满风的山谷》，衣向东还真的去了那个地方，他可能是去寻找故事的，却只找回了三个战士的身影和琐碎的细节——被风吹

得脸没了模样的南方兵、严肃认真一本正经的老兵、隐藏着内心伤感的点长，还有那载着水桶缓缓走来的毛驴车、关于当父亲和当儿子的争论、只有三个人却做得认认真真的晚点名、永远看不清楚的电视节目、赵娜带来的兴奋与欢乐……这些动人的叙述或许正是衣向东的独到之处，我们从那几个纯朴的形象身上，从这琐琐碎碎当中，看到一片别样的风景，看到了平凡中的不凡，也看到了被“平凡”埋藏着的心灵闪光。